

一个形状的驯兽师

一天早上，我在位于伦布朗广场上的一家咖啡店里约见了黄清石先生（伦布朗广场是一个荷兰阿姆斯特丹知名的广场）。我们显然是最早进来的客人。被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桌子，椅子，烟灰缸，玻璃杯，咖啡杯被整齐的闲置摆放着。一组（九个）砂糖瓶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每一个梨形玻璃肚瓶子下方都配有一个又细又长的金属管，那些被斜着切割的镀铬金属管折射着光芒。这些砂糖瓶被直立的摆放成一排，每一个斜着的金属瓶口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其中有一个是例外，它朝着相反的方向，就好像是一个站反了的士兵扰乱了这个仪仗队。它是唯一一个在这一排里站反了的。在这个冷清的咖啡店里，这个自由主义器皿的行为赋予了那个平淡环境中一种神奇的色彩。

黄清石先生笑的像一尊狮身人面像。并且，一直保持着安静。进一步讨论那些砂糖瓶也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了。通过他们这样的行为，就强有力的默认了黄先生的定理。他说：“我们的器皿不能总是坚守他们的协议。个别的本性总是想挣脱束缚。”

现在，回想起那些砂糖瓶，我才意识到黄先生好像是做过一张类似那个砂糖瓶形状的抽象拼贴图。在他的漫画书作品里他用了标题为《一个皇帝？不是，是一面旗子》来命名一个形状等等。你在那本漫画里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器官，比如像是一个带有偏离了出口的膀胱、一个进口形状的瘤子或者是带有某些手指部分的手。

黄先生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可以用自己的形式搭配处理抽象的形状。你可以从中看出这些形状独特的倔强本性和幽默感。很难得知他的作品是嘲笑自己还是嘲笑其他所有有几何体的抽象艺术品。黄先生曾经为他自己的作品做出过这样的回答：“哎！要不然生活会变得很乏味。生活就像一个关闭的个体，可是它又有很多出口。一种天赋就是一种出口。我觉得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黄先生研究过达达艺术和吴承恩的《西游记》，这两种艺术形式是他的最大艺术灵感来源。在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中，那个猴子在佛祖面前自夸他自己毫不费力的就可以飞出十万八千里。说着，他纵身一跳飞到一座山上。为了证明自己到过这么远的地方他还留了一个记号。没想到，他仅仅是在佛祖的小拇指下面撒了一泡尿。从宇宙中看，地球上的高级生灵的确有些荒谬。

黄先生喜欢中国哲学和宗教信仰的明亮透彻和脚踏实地的感觉。很早以前，在中国学校里，书法也是一门课程，那时候的他就已经把形状和内容紧密连接到他的艺术当中了。他称：“布朗库西是一个最大的完美形状艺术家。”

他在一家荷兰药房学徒的时候，在一本文学读物里读到了关于达达艺术的内容。这种艺术形式把形状运用到油画艺术里，同时，他看到了他那被证实了的荒谬感。艺术家马塞尔-杜尚、毕卡比亚和马克思-恩斯特对艺术的态度可以说是等同与黄先生对艺术的态度。

我在1972年初第一次拜访黄清石和他谈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就邀请我到他的药店地下室里去看看。在那里，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他还向我介绍展示了他自己偏爱的一些自己的作品。那里摆放着前一个药店留下的一个瓶架子，看上去很像是马塞尔-杜尚在1914年作为现成艺术作品中展示的那个架子。

孙悟空、孔夫子、达达和布兰库西都不能全方位的解释黄清石的图文作品。而他们把这个艺术家的冒险精神演绎的完完整整。黄先生刚开始是一个画家。对他来说画画中最有意义的是媒体中的直接和透明，他说道：“画家使用的工具既没有重量也没有尺寸。”

从几百张被他忽视的画作、草图和涂鸦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家。手是眼的延伸体。这个画家可以毫不费力的把所看到的用他的形式在作品表现出来。

黄先生开始反对懒惰，作品在他手指之间演绎着。一个称为手中的帝国主义。他觉得一个无聊的画师才会慢慢等待灵感作画，或者需要外部世界刺激视觉才能进行创作。他自己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超现实主义，在他的画中经常有动物，脚和手指作为主角。黄先生用一朵玫瑰的纯洁和一个脚趾做比较。他认为那个脚趾会更有意思一点。

黄先生的作品时时刻刻挑战着无聊和重复，他总是尝试新的挑战。他让自己在随时使用的媒介和素材中得到灵感。在他的米纸上印刷的彩色版画中，总能迸发出微妙的色彩。而在他的单纯黑色的版画中仅仅通过一个具有个人风格的平面形状就足以证明黄先生的本质就是一个形状的驯兽师。

黄先生说刻板要比印刷难度大，因为印刷体还可以修改。他表示，刻板则不然，一点都不能马虎。一刀刻错就前功尽弃了。黄先生处理他想象的形状就好像是中国的方块字一样，总是能保持着一种平衡。令人瞩目的是他具有严谨特色的形状可以展示出来自我真实的性格特征。

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在那些类似谜语的形状之间作比较。你会找到动感的、迂腐的、锐利的、精致的、神志不清的、处榨的或者有一点羞怯的类型在里边，甚至还有几个好像很怕水的形状。如此看来，黄先生成功之处就是使观众自己在丰富的内容里做自己的理解并解读。如此看来，黄先生在他的创作里加入了平常人看来并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一些不是很起眼的非绘画材料，好比是一张旧报纸、竹棍儿、曲别针或者是玻璃球对黄先生来说也是创作的好材料。他用报纸加工成拼贴画，还用它们创作成油画。然后把它们当做图像材料用在自己的《褶皱计划》中。在这项工作中我不仅仅

提到黄先生的感染力和几分淘气的幽默，还有他对那些光秃材料的诗情画意。和梅尔茨艺术家 科特 希维特斯比较，黄先生确实被材料的特殊性所吸引。比如，不可穿透性，沉重或者是无重。

在以前的谈话中，黄先生谈到一个日本人的艺术品。在他刚刚看到它是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给我描述：“那是一个米纸立方体，当你从它傍边走过的时候，它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并且在他的底部还放着一块很重的石头，很重很重的花岗岩。”黄先生很有意识的选择使用一种灰色的报纸用在他的贴画中。所以，他经常选用那些股票版页。并且，他还细分了不同的灰色，《普通日报》的股票版页的灰色很漂亮。可是《人民日报》上的股票版页对他来说就有点太黑了。

在黄先生的贴画中，不同的纸张，特别是颜色占据主导位置。他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形状，比如用剪刀插进纸里或者撕扯出小口子。版画或是贴画只是不同的两种技术，重点在于内容里那些独立的形状。在他的油画里，黄先生不是特别在乎形状，而是让他的想法自由发挥。在他的油画上可以看到他对覆盖着纱网的柜子的记忆和在省部门市政厅里沟通的记忆，那些浅层的，长方形笼子和一个装着纸团的铁丝网。他曾经用了一句话评价自己的作品：“你可以看到它，但你触碰不到他。你很想带上一个面具，可是你又想被人认出来。”

黄清石的作品可以被称为是对直线思维的一个淘气的挑战。他轻盈凌乱的艺术性措施保持着不断的惊喜、行之有效的的方法和功利的想法。在艺术品交易会上，他的作品《褶皱计划》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无用的。可是，恰恰这却得到了不少有效的心理测试。

拜访者用自己团的报纸团扔向一个铁丝笼子里用空罐子搭成的金字塔，此艺术品呈现出每次被纸团改变成的不同形状。这个艺术家从那些纸团的制作者的性格中获得了知识。黄先生的结论是：

“不自信的团纸者会把纸团团的非常紧。可是用一个比较松的纸团比用一个紧的纸团更容易砸倒罐子。”

在这种无序的影响下，不得不提的是在阿姆斯特丹王子河河边上，黄先生的药店橱窗。这是个元老级的艺术品橱窗，它长期使用这个橱窗陈列他自己的艺术品和其他艺术家的艺术品。黄先生还是“手指印刷”的创办人，他是主管并且也是唯一的一个合作者。

“手指印刷”这个名字和黄先生所着迷的手指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自然的倾向在独立的同时也被黄先生构思在他的图像作品中。也许，那些手指的肢体语言在他图像作品中做了很多祭奠。黄先生才总结道：“我发现手指是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当语言还没出现之前，人们用手指向所有的东西，那是一种语言的舞台。”此外，黄先生在一次挪威乘船旅行时被船体和码头之间夹断了一节手指。

作为一个图像艺术家，黄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漏洞最多的一种表达方式。以他认为：“如果你用文字表达你的意图，你永远不会表达完全清楚。”

在他那些用“手指印刷”的漫画书里，《关于硬币的机打》和《玻璃球除了可以吃而且还有毒》或者在他前期命名的《一个皇帝？不是，是一面旗子》。黄先生针对的那些图形自由发挥着语言。比如，在方形和一个小箭头的图案下面他写道：“-我一直在一个对角上等待着一个动作。我还在等。-你用过于大的瞳孔专注。却因此，分解的动力才过于小。”黄清石认为，说的太多会很无谓。他内容丰富以及有趣的作品是有助于每个沉重形状的。

倍提-范噶瑞，阿姆斯特丹，1980年。